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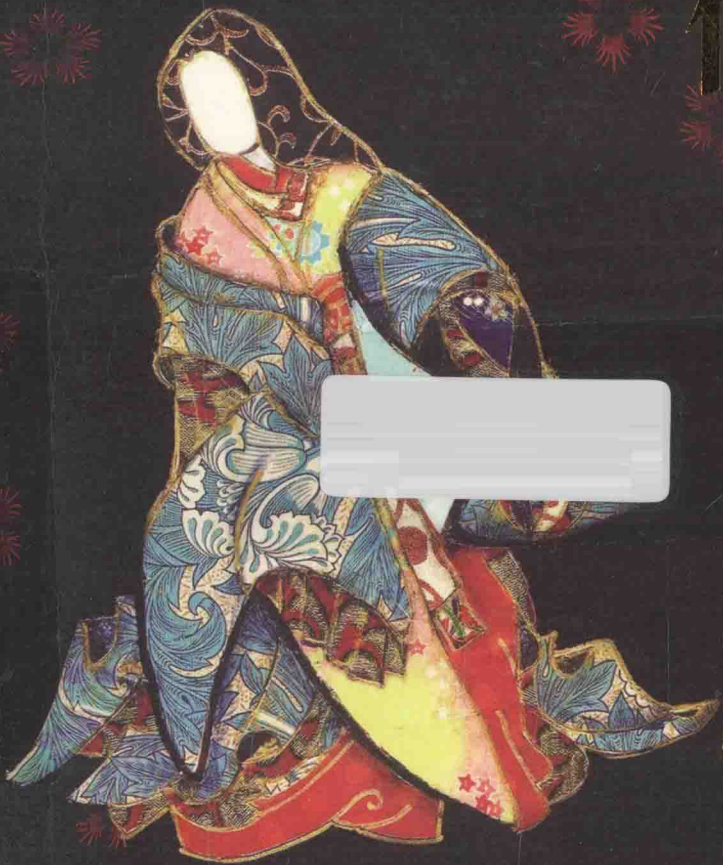
「日本」田淵久美子 著 吳若松 廖曉 譯

织田信长家的

公主们

下卷

江 姫たちの戦国・下 田淵久美子



上海文艺出版社

江一姫たちの戦国・下

田渊久美子

「日」田渊久美子 著 吴芳玲 邱岭 译

下卷
织田信长家的
公主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织田信长家的公主们:全2册/(日)田渊久美子著;
邱岭,吴芳玲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220-9

I. ①织… II. ①田… ②邱… ③吴…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41146号

GOU~HIME TACHI NO SENGOKU Volume 1 by Kumiko Tabuchi

Copyright © Kumiko Tabuchi, 200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 Inc.

GOU~HIME TACHI NO SENGOKU Volume 2 by Kumiko Tabuchi

Copyright © Kumiko Tabuchi, 2010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NHK Publishing,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NHK Publishing,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3-922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周洁 王轶华

封面设计:汪佳诗

版式设计:董红红

织田信长家的公主们(上、下)

〔日〕田渊久美子 著

邱岭 吴芳玲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e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22.5 字数 514,000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20-9/I·4127 定价:68.00元

目录



结 尾	第 八 章	第 七 章	第 六 章	第 五 章	第 四 章	第 三 章	第 二 章	第 一 章
	阿 江	淀	家 康	阿 初	三 成	秀 忠	秀 赖	利 休
346	299	246	189	147	111	71	35	1

第一章

利休

—

真没想到事情竟会变成这个样子……

从京都聚乐第返回大坂城后,阿江依然心急如焚。她心急火燎地脱去旅途行装,整理了一下头发、衣服后,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城里的茶室。

时值天正十八年(公元一五九〇年)冬天,就连舅父织田信长也未能实现的天下一统,丰臣秀吉却将之变成了现实。

但就在这时,本该稳如泰山的丰臣政权对内产生了秀吉与其首席茶师千利休的不和,而对外,本该归于泰平的日本出现了和朝鲜对立等新问题。

在对朝关系上,阿江无能为力。现在让她着急的是秀吉和利休的关系。她已非常强烈地感觉到了两人关系的紧张,几近水火不能相容。

茶人一如往常地迎接了阿江。在四张半榻榻米大的茶室里落了座,定了定神正要开口,阿江的眼睛却突然被挂在壁龕里的青竹花筒吸引



了。花筒里很随意地插着一枝带有两片叶子的白色山茶花。

“那竹子是在去小田原的途中，在伊豆山中砍来的。”

“真是不可思议。就这么一段竹子一朵花，整个茶室就显得格外清新格外舒爽，让人备觉得神清气爽。”

“真了不起，你可以当女茶人了。”

“真的吗？”

“真的，我敢保证。”

看着利休的脸，喝着 he 点的茶，阿江的心情渐渐地平静下来。现在可以问他和秀吉的事了。但还没等她开口，茶室小门便突然被拉开，秀吉钻了进来。

见到惊诧不已的阿江，秀吉显得很不耐烦。

“怎么啦，又是你！”

“你才怎么啦！”

“没什么怎么的。今天是忙里偷闲来了。去，让开。”

不能扔下两人不管。阿江想着，若无其事地移到了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利休笑容可掬地转向秀吉问道：

“欢迎殿下光临。淡茶可好？”

“……好吧。”

利休用黑色乐茶碗奉了一碗淡茶。秀吉品过茶，慢慢地放下了茶碗。

“那花筒好在什么地方？”

他抬眼望着壁龛里那个同样也吸引了阿江注意的花筒问道。利休边收拾茶具边回答道：

“具体哪里好，这不好说。”

“你是说能用语言来说明的东西里，没有你所谓的美吗？”

“这也很难说。”

显然，两人都已弃了盾，互相以尖利的矛直指对方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请尽管问。”

“这里有两个茶碗，一黑一红。如果喜欢红的，有什么不可以吗？”

“当然没关系，只要那是您喜欢的茶就好。”

秀吉要了第二碗茶。利休仍然用了黑色茶碗。品完之后，秀吉突然止不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利休啊。”

“在。”

“我总是逊你一筹。”

“岂敢岂敢。”

秀吉没有再说话，甚至连看都没看阿江一眼，就这么大笑着离开了茶室。

“……阿江，你可曾饮过秀吉大人的茶？”

“没有。我不记得有。”

“那太可惜了。你应当请他给你点一次，一次也好。”

“他点的茶很好吗？”

阿江感到有些意外。

“天衣无缝，不落窠臼，非常好。若他能专心于茶道，只怕早就是超凡脱俗、天下无双的茶人了，尽管和我利休道不相同。”

他说着，久久地注视着手中的黑色茶碗。

二

天正十九年(公元一五九一年)元月二十二日。

有如东升旭日般灿烂辉煌的丰臣政权突然被笼罩上了一层乌云。因罹患重病,连小田原之战也未能参加的秀吉胞弟秀长去世了。

“秀长呀,你快起来吧!睁开眼来看看我吧,秀长!”

秀长战功卓著,却丝毫不存非分之想,一心只想辅佐兄长。他的死给秀吉造成的打击之大,难以估量。

秀吉性急,处事欠稳,容易走极端,而秀长性情温和,待人宽厚,正可弥补秀吉之短,是缓解秀吉和诸大名矛盾,维系二者良好关系的重要纽带。他的去世,从根本上动摇了丰臣政权的稳定。

他生前曾对各地诸侯公开说过:

“私事可找利休,公事可找我秀长。”

他曾将利休和自己比作承载着丰臣家这部大车的两只轮子,两只轮子缺一不可。他同时还是茶师利休的忠实保护者,因而他的去世,自然也对利休的处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联系秀吉和诸大名的,一方面是秀长和利休,另一方面则是以石田三成为首的众奉行^①。秀长在世时,双方虽然对立,但势均力敌,相安无

① 日本古代官职名,奉命处理公务的衙署长官。——译注

事。如今秀长既去，双方的力量均衡便被打破，三成们立即开始了倒利休活动。

“殿下，您可知大德寺山门上竟置有利休木像？”

与三成关系密切的一个奉行终于发现了利休的一条罪状。

“如此殿下每次出入寺院，就都得从利休脚下走过。如此目无殿下，岂可容忍！无礼至极，难道不该当死罪！”

此时，秀吉尚未从失去秀长的痛苦中恢复过来，对此事并不在意，只是有气无力、略嫌麻烦地回了一句：

“不就是一个木像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三成颤抖着身子，仿佛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似的以更加激烈的口吻继续说道：

“利休之罪不仅于此，他还以骇人的高价售卖茶具。他根本就不是个人，而是倚仗着殿下恩宠，蒙骗无辜好人以牟取暴利的恶魔！”

“是吗？此事若是真的，那就有点不好办了。不过……”

“千真万确，绝无半点虚假。若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只怕连您，殿下，也难免要受世人非议了！”

既然如此，是否稍加惩戒一下呢？一个偶然的想法萌生了，一个半带解闷性质的偶然想法，像一滴毒药似的滴落到了秀吉心里。二月十三日，他下令将利休逐回堺地。公布的罪名有二，即石田三成所指控的不敬不逊行为和茶具的非法买卖。

当天傍晚，在少数几个随从的陪同下，利休动身沿淀川南下堺地。

明知稍有不慎便将遭受怀疑，却仍然伫立码头为利休送行的，是古田织部和细川忠兴二人。借着灯笼的微弱亮光，朦朦胧胧地认出了爱徒的身影后，利休大惊失色，瞪圆了眼睛低声吼道：

“回去……好了，快回去。要被谁撞见就完了。快回去吧……”

他不敢大声叫喊，只能压低了声音再三吼着。他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否顺着江面传到了织部他们的耳朵里。他只能久久地伫立船舷边眺望着，直至两人身影被吞没在浓浓的夜色中，他依然一动不动地伫立着。

阿江坐立不安，无论如何也静不下心来，只好动身前往京都聚乐第。她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她只对此前秀吉和利休相见于茶室时自己的无所作为深感后悔，她只知道自己现在再也不能袖手旁观了。

秀吉正在淀的房间里抱着鹤松逗他玩。他显得非常疲惫非常苍老，但现在阿江顾不了那么多了。

“请赦免利休先生。现在，马上就赦免！”

见她这么大喊大叫，秀吉皱起了眉头，迅速伸手捂住了鹤松的耳朵。淀在一旁当和事老，为两人调和道：

“阿江，别喊了。其实他和你一样，也想赦免利休先生的。”

“那还不快点！还这么拖拖拉拉地等什么？”

“他在等利休先生的认错道歉。”

“道歉？”

秀吉没有看阿江，只是很疲倦地解释道：

“前田利家已致书利休，让他通过阿音或老母向我致歉。当然他是瞒着我的，但我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想追究。”

“那么……”

“但利休拒绝了，说是决不求饶。”

阿江沉重地叹了一口气。秀吉似乎没听见，仍然自顾自地发着牢骚：

“咳，我是关白，不能言而无信，如今再想收回成命也不成了。这利休应该是知道的呀，怎么还……”

说这话时，他显得格外疲惫和憔悴，仿佛受惩罚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秀吉似的。

三

被逐回堺地后已十多天了，利休仍不肯低头认错，道歉求饶。如此，再不作决断便要有损丰臣政权的权威了。考虑到这一点，秀吉终于向三成下达了处置命令。

“请主公放心。在下一定妥善处置，绝不使世人有所诟病。”

“……嗯。三成啊，现在再说可能有点晚了，不能减轻刑罚吗？”

“已经减刑了。他是町人，本当砍头，现命其剖腹自尽。”

“剖、腹……”

鸚鵡学舌般重复了这两个字后，秀吉沉默了，再也不出声了。

二月二十五日，成了罪状之一的利休木像被从山门拉下，拖到聚乐第执行了磔刑。

翌日，二十六日，利休被从堺地召回聚乐第家中。为防敬爱利休的大名们发生骚乱，房屋周围派了三千军兵严加看守。

翌日，阿江为面见忠兴而造访了位于京都的细川府。

大姐淀告诉了她细川府的所在位置。在聚乐第的走廊里，淀拦住了她：

“想见利休先生吧？去找细川大人，他也许会帮你想点办法。”

她小声说着，顺手把一张手绘的小小地图塞到了阿江手里。

见阿江竟找到自己家来，忠兴大感惊讶，急忙请她进了茶室。织部也正在那儿。

“突然造访，实在对不起。但我有事，无论如何想求细川大人帮个忙……”

前两年她到大坂细川府见伽兰莎时，伽兰莎的丈夫忠兴不在府中。如今她在京都细川府见到了忠兴，但忠兴的妻子伽兰莎却不在府中。

“我常听内人提起您。”

“是吗？”

“这也许只能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从利休先生那儿我也曾好几次听说了您的事。每次利休先生提到您，总是显得特别高兴。”

“确实如此。而且那种笑容在其他时候很难看到……”

或是因为忆起了利休的音容笑貌吧，织部的声音有些哽咽了。阿江正要开口，却见忠兴取过一个细长的、带点青色的茶碗来，放到了她面前。

“请看看这个吧。”

“这是利休先生日常使用的筒茶碗，是高丽青磁，名唤‘挽木之鞘’。先生把它包在包袱里，托人带给了我，想是要留给我做纪念吧。”

听到这儿，阿江再也忍不住了，她郁积在心中的情绪顿时爆发了。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从刚才开始说了这么多，简直就好像利休先生已不在了似的！”

两人迅速对视了一下，不约而同地低下了头。忠兴抬起头来看着阿江说道：

“先生既已做出了决定，我们做弟子的就绝不能违背。”

“你们就不想去见他，去说服他改变主意吗？”

“房屋周围有重兵把守，轻易无法靠近。而且我们俩谁都认识。”

“那就我去！今天，我就是来求你们帮我这个忙的。”

“这，太冒险了……”

忠兴差点没有惊叫起来。

但阿江决心已定，不肯放弃。

一直低头不语的织部抬起头来注视着阿江。他看见阿江目光坚定，不容分说；表情刚毅，让人畏惧。显然，她已横了心，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天正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是利休剖腹自杀的日子。这年闰一月，所以此时樱树上的花朵已然凋落，嫩叶已然张开，树影也已开始日渐浓密了。这天，从早上开始就雷声滚滚，风狂雨骤，狂风裹着暴雨，有如万千马蹄般敲打着、践踏着重屋，其中甚至还裹挟着本不该见于这个季节的软冰雹。

和往常一样，利休坐在朝外一面透空的狭长厢房里，抬眼望了望风雨大作、晦暗如夜的天空，自语了一句：

“世人想必会以为，这狂风暴雨都是利休愤怒所变化的吧。”

但实际上，他此时的心情十分平静。他心中所想、手中所做的都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为茶会研好茶。

“打扰了。每次都多承关照，实在感谢。”

说着话走进后门厅的是炭店老板。只要利休住在聚乐第，他就每天

都会送一些炭来，即使是在军兵包围了他的住处之后也一样。

但今天要用的炭昨天已然备好，而从明天开始一切都已不再需要。利休略感怪异地起身来到了后门厅。

在没铺榻榻米的后门厅里立着一高一矮两个男人，两人都用手巾包着脸颊，手里提着炭篓子，缩着肩膀站在那儿。

“噢噢，真对不起。这种天气，辛苦你们了。”

“许久不见了，利休先生。”

矮个子男人招呼了一声。男人……怎么声音这么尖细，这么清亮，而且还有些耳熟？正满腹狐疑间，只见他摘去手巾，现出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来，原来是阿江。

“你、怎么、到这种地方来……”

“现在没时间说明。求您了，和我一起离开这儿吧。”

或是打算烘干被雨打湿了的炭吧，另一个男人，也就是平时送炭来的炭店老板，此时已走到后门厅火炉旁，拨亮了未烧尽的木炭。

原来如此……这炭店老板通常都会带着一两个小伙计一起来送炭。这肯定是忠兴或织部设法安排的。

“利休先生！”

“等等。”

利休取来一方干手巾，让淋得像个落汤鸡似的阿江擦了擦头脸。阿江边擦边大声地求道：

“现在去还来得及。您只要去做个形式，向秀吉道个歉就可以了。求您了，利休先生！去吧！”

“你看你，淋得这么湿……不过也真有你的，竟能平安地潜了进来。”

“我不是在跟您说这个！”

走进厢房一坐下，阿江就又再三地苦苦哀求利休。

“大家都在等您。那个秀吉也在等您。大家都希望您能活下去。”

利休微笑着，一声不吭地看着阿江。阿江膝行两步，挨近利休继续求道：

“我知道您不愿低头。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所以我……我也和您一起低头一起道歉！”

“你不是很讨厌秀吉吗？”

“是讨厌。但是……我愿意向他低头！”

利休微微地苦笑了一下。

“你的心意我领了。多谢了。”

“那么……”

“不过呢，阿江。利休已经决定了，现在已不可能再想活下去。”

“不！您这只是在意气用事！”

“不对。我不是在意气用事。”

“怎么不是！”

“……我考虑过了，我发现自己已在不知不觉间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我再也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利休的茶既已完成，剩下的就只是渣滓了。”

“这……”

呼的一声，一阵强风吹了过来，吹得院里的树木都弯下了枝条。紧接着，万千雨点有如炒豆般噼噼啪啪地摔了进来。

“利休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已然结束，剩下的唯有一死了。想到这，我还真感谢他，感谢他甚至为我准备了这么好的地点，能够在自己的茶室里点着茶死去……”

“先生……”

泪珠沿着冰冷的脸颊滚了下来，阿江用手背胡乱地抹了抹脸。

“而且你看今天、这个天空。上天还给我派来了这么隆重的欢迎队伍。”

利休说着，立起了身子。阿江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腿。

“利休先生，我怎么求您都……”

“回去吧。待久了要被怀疑的……我希望你能活下去，久久地活下去。”

“我也希望您能活下去！”

“别说了，阿江。请你不要再说了。”

他的语气很平静，但充满了威严，不容违背，也不容商议。

“这是我自己选定的、我自己的道路。”

阿江精疲力竭地瘫坐在了地上。她觉得浑身无力，仿佛所有的力量都被抽干了似的。

两人分别时，利休轻轻地握了握阿江的手，微笑着说道：

“能见到你太好了。你让我在最后的时刻得到了最好的礼物。谢谢你。”

后门一打开，狂风便卷着豆粒大的雨点扑面而来，让人几乎站立不稳。阿江低着头，冲进了狂暴的风雨之中。

擦干濡湿了的走廊和厢房，洗过手，又稍稍地漱了漱口，利休走进小三张榻榻米^①大小的茶室不审庵，开始慢慢地研茶，准备点浓茶。

① 以较一般榻榻米短四分之一的榻榻米两张与正常大小榻榻米一张铺成的小茶室，面积不足5平方米。——译注

他慢慢地研着，但精神却一直无法集中起来。他无法心无旁骛，因为阿江的面容总在他脑海里闪现着。终于，他脸上的表情缓和了，他不觉自语了一句：

“我明白了。阿江，今天的暴风雨是你带来的。”

不久，三个监督剖腹的使者来了。利休把三人迎进茶室，为他们举办了最后的一次茶会。茶会结束后，他将茶具撤到厨房，搬出放着短刀的带底座白木方盘，把它放到了茶室的正中间。

他面对白木方盘坐了下来，敞开窄袖便服的前襟，拿起了裹着怀纸的短刀。

负责为剖腹者砍头的监察使在他身后摆好架式，挥起了大刀。

屋外的暴风雨渐渐平息了，空中微微地射出了几缕阳光。茶室里虽有些幽暗，但他还是感觉到了阳光的气息。

“……明天该是大晴天吧。”

想到这儿，他不觉笑了笑。而后坐正，把刀尖深深地扎进了肚子。黑暗，无边的黑暗随即吞没了他，一代茶人千利休。

四

阿江在四处搜寻秀吉。在聚乐第里，她挨门逐户地四处搜寻着。

“——这是我自己选定的、我自己的道路。”

利休的声音至今还在她耳畔回响着。听利休说了这句话之后，她就